

# 蘭谷李建芳的人間愛

鄭 夏 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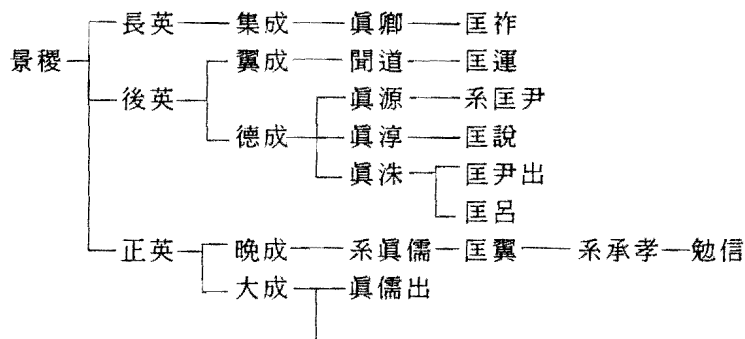
張介宗 譯 \*\*

## 一、序 言

### 1. 蘭谷與其家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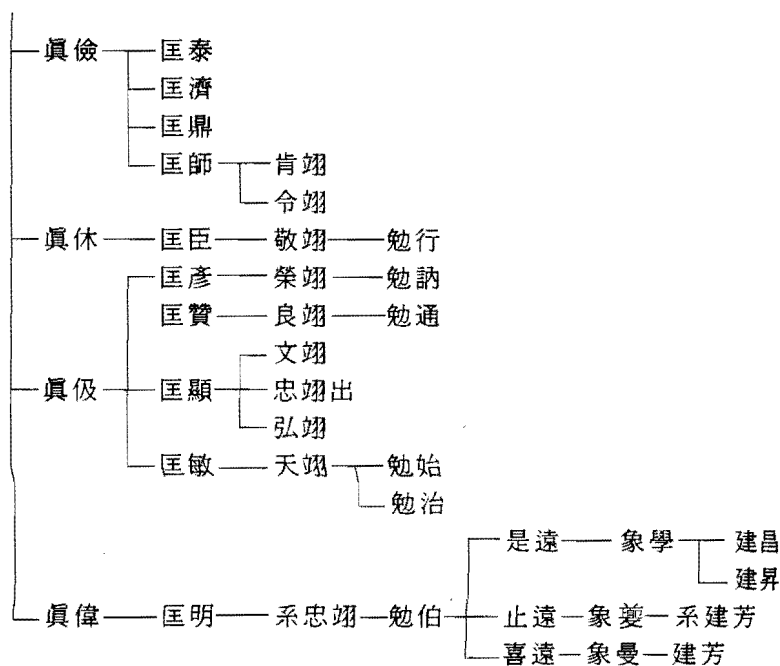
蘭谷先生諱建芳，字春世，出生於朝鮮哲宗辛酉(1861)十二月初二；己卯(1939)五月初八，於漢城齋洞寓所撒手長辭，是江華學派最後的一位代表人物。

其身爲定宗王子德泉君的後裔，歷代定居於江華，繼承了朝鮮陽明學者霞谷鄭齋斗之學，並且傳承恒齋李匡臣、海岳丈人李匡明、中翁李匡贊、无妄齋李匡泰、員嶠李匡師與其兒子燃藜室李肯翊、信齋李令翊、椒園李忠翊與其兒子岱淵李勉伯等江華學派學者輩出的清寒血統。在丙寅洋擾時期，以七十老軀面臨宗社之危機，寧死爲厲鬼也要打退外來蠻夷，最後自盡的李是遠、李止遠兩兄弟正是岱淵的兒子。李是遠是寧齋李建昌、耕齋李建昇的祖父；李喜遠的孫子蘭谷李建芳因過繼給李象夔做養子，算是李止遠的孫子。其家系表簡列如下：



\*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

\*\*政治大學東語系副教授



乙亥獄(1755)一發生便連累了伯父北谷李真儒，而李真儉的兒子李匡鼎(1701—1773，吉州)、李匡師(1705—1777，富寧、薪智島)，與李真伋的兒子李匡贊(1702-1766.12.29，甲山)，李匡顯(1707—1776，機張)以及李真偉的兒子匡明(1701—1778，明川)等人，雖然都在被流放之謫所受到絕命的追律，但綿延不斷的内修家學，有了第二代燃藜室、信齋、椒園、岱淵；而李是遠、李止遠的強韌血脈也孕育了在亡國時期流亡，只剩下骨灰回來的第二代耕齋；並且以文章告誡後世、投注心血於經由心學的獨立運動之江華學派最後一位代表人物—蘭谷的誕生。對於他們而言，由於與榮貴顯達之路無緣，反而使他們寧願忘卻外在為何而只精進内修，在燦爛的精神世界裡大放異彩。雖然他們沒有擔負任何的政冶角色，但是我們卻不能忘記他們對國家與民族燃燒不盡的熱愛是多麼的與眾不同。這些人可以說正是與明末陽明學人等忠義之士們一脈相傳的。

## 2. 蘭谷存稿

其遺集共有十三卷，於1971年6月25日發行，青丘文化社出刊。發行日是以李建春為名之手抄本的影印本。依照西餘閔泳珪先生的說法，應是蘭谷的兒子李琮夏的筆跡。

- 卷一 詩錄
- 卷二 以下全部是文錄
- 卷二 書
- 卷三 序
- 卷四 記
- 卷五 論
- 卷六 論
- 卷七 跋
- 卷八 書後與雜著
- 卷九 祭文與哀辭
- 卷十 家傳與傳
- 卷十一 碑與碑銘
- 卷十二 墓誌
- 卷十三 墓誌與行狀

出現在其詩錄的人物，除了寧齋、耕齋、垂卿之外，還有綺堂鄭元夏、汶園洪承憲、景施鄭寅普、舜五李相高、安孝濟、滄江金澤榮、梅泉黃玪、石田黃瑗、愚堂俞昌煥、恥齋李範世、稼軒朴豐緒、初園徐相勛、鶴山鄭寅杓、允起李喜鍾、荷亭呂圭亨等人。

在其文錄中，原論上、中、下與其續篇正是他思想的精華，特別是對於他所喜愛的鄭景施、李舜五、安孝濟、呂士薰，似乎可以感受到其水乳交融的深厚情感。

在他的悼亡詩、祭亡室文與祭殤女文、殤女壙誌、祭從祖兄耕齋先生文與呂士薰哀辭等文中，洋溢著江華學人所共有的與眾不同之人間愛情感。筆者認為他並未隨便寫墓誌銘而且必不動筆，惟有在深鑄的義理與感情時才著手。特別是對於自韓末到光復的義人烈士，給予我們暗示的文章更引起我們的注目。尤其是對於耕齋、綺堂、汶園、梅泉、李舜五、學山以及呂士薰、安孝濟等人，筆者認為日後應作精闢的研究。在家傳方面，只有關於北谷李真儒的文章，到了第六代才出現在世間一事也有各種不同的想法。

本文即是要探討他的人間愛，尤其對於梅泉黃玪和呂士薰的愛。

## 二、蘭谷的人間愛

### 1. 梅泉與江華學人的相識

秋琴姜瑋(1820—1884)、滄江金澤榮(1850—1927)、寧齋李建昌(1852—1898)以及梅泉黃珙(1855—1910陰8.7)等人，在世上被稱為韓末四家詩人。他們互相憐惜、欣賞。其中最懂得梅泉的詩才，並使其名揚文壇的是寧齋李建昌。如同寧齋喜愛他的詩一般，梅泉最推崇、最喜愛的人也是寧齋。

梅泉與寧齋相識後，接著即認識了其親弟弟耕齋李建昇(1858—1924.2.14)以及堂弟蘭谷李建芳(1861—1939.5.8)。巧合的是寧齋和梅泉、梅泉和耕齋，耕齋和蘭谷，他們的年齡都各差三歲。

他在絕命之前說：

“吾上不負皇天秉彝之懿 不負平日所讀之書。”

意即表明身為百姓之道理，不可面臨國家危亡卻無動於衷，自己無法辜負經由學問所闡明的自己良心，與世永訣。學問、良心、行動並不是各自為政的。由此可知梅泉的良知是僅以研究學問所得之真知，並且依樣行事的。

### 2. 對於梅泉黃珙的愛

梅泉於江華沙谷，在寧齋靈前痛哭，停留了五天，與其弟建昇、堂弟建芳互聊往事，並押韻作了丁卯集韻。(江華沙谷哭寧齋靈几)

#### (1) 哭寧齋

白風吹早張雲沙  
遠客徘徊海一涯  
老淚無端芳草地  
深情終是故人家  
名卿身後兒孫碩  
福地山深水木華  
卻憶終南三尺雪  
忍寒相與看梅花

這首詩是聽到寧齋撒手人間(1898)的消息，跑到八百里遠之江華的梅泉所吟作。如同題目所示般，他與建昇、建芳一起守靈五天，聞

聊往事並作詩，可見其關係非比尋常。包括在光復前一年自絕的梅泉之弟石田黃瑗，他們至死都是如此多情地交往度日。

## (2) 沙谷訪李耕齋

人生難自料  
我又到沙谷  
溪山一依舊  
風物頗殊矚  
四圍千章松  
濯濯惟岡麓  
門頽時散楚  
徑暗翳喬木  
望之疑無人  
破窓訝搯屋  
搯節未遽前  
撥開堦苔綠  
主人見我來  
大呼來者誰  
下堂不及屢  
顛倒手相掬  
兒童競出看  
竊視羅僮僕  
此客三十年  
顏皺髮已禿  
杯凸酒如油  
箸軟魚似玉  
物物認心貺  
哺歎諒非欲

這首詩是1898年去了寧齋的靈堂之後十年，也就是1909年所作的，令人想起杜甫的「今夕行」。相互疼惜的寧齋離世後，寂寥的沙谷代替寧齋去訪其弟耕齋。

‘風物頗殊矚’中，沒有變化的只是濯濯的千章松，此正是象徵在那地方的學人內修的清高。千章松喬木乃是沙谷的代表；‘撥開堦

苔綠’無尋訪者，可說是杜門不出的耕齋心像的形象化。

‘此客三十年’可知他們的相遇是追溯到三十年前的，那時梅泉可能是二十五歲左右。視甲午爲國變的他們，也許已將這次的見面當作會是在世的最後一次相聚？梅泉就在第二年，即庚戌年時結束自己的生命；耕齋在庚戌國恥化爲塵土歸返的流亡途上，與霞谷鄭齋斗的第六代宗孫綺堂鄭元夏、耳奚洪良浩的五代宗孫汶園洪承憲都不約而同地走向黃泉路。

### (3) 過寧齋墓

一紀云亡慟  
秋山已短墳  
輕身行古道  
遺戀在斯文  
杳杳晴空雁  
荒荒極浦雲  
無庸悲獨臥  
在日已離群

第一句的‘亡慟’是以逆說方式將自己癡呆的慟哭形象化；‘秋山短墳’是指過去那毫無頭緒的時光流逝；‘晴空雁’、‘極浦雲’即使沒有‘杳杳’、‘荒荒’，仍然把因分離而對朋友的懷念之情形象化。

### (4) 祭寧齋李公文

寫於(己亥1899)四月戊甲日的「祭寧齋序文」中。

胡余之來  
公則不在  
誰使之死  
慙不少待

感傷訴說，同時非常懷念把自己無微不至的領悟與所有東西都掏給了梅泉的他，他們心靈相通，詩文中也如是談及。

酒闌燈地  
短吁長歎

睽念宗國  
攬涕涕瀾

從以上的句節可以感受到他們處在甲午國變裡的心情。可以想像到他們爲了祖國的光復，流淚、商討的情景。

尤其是當寧齋無罪被釋放到碧潼、寶城，過著流放的生活後，寫了如下的詩：

歸後一書  
千里同堂  
公筆我心  
字字琳琅  
孰謂此書  
於我絕筆  
不見六年  
常有後日  
從此天下  
相見惟夢

從所謂‘千里同堂’的涵義中，可以看出梅泉醒悟到與江華學人們親如手足般的篤厚友誼，以及猶如寧齋在甲午國變以後不喜再看到人世間，乃與世隔絕、杜門不出、致力於內修講學一般，梅泉也因此杜門不出了。因爲從1899年起的六年前正是1894年的甲午國變。

祭寧齋李公文的尾端有梅泉吟詠其永無止盡的傷悲如下：

船浦烟收  
椒峰月出  
呼公不聞  
天地爲白

(5) 送黃梅泉珖歸求禮

不才似我愧蒸沙  
博識如君不見涯  
靈運弟兄今已老  
襄陽賓主竟誰家

存亡有淚從衣濕  
離合關心感鬢華  
記否泮橋橋畔路  
春風依舊笑槐花

這是在寧齋離世時，梅泉去求禮弔問歸來的路上所作。當時的梅泉四十四歲，蘭谷三十七歲。

(6) 到求禮與黃石田諸人登垂楊山訪金君烟爽

綠樹陰重漏日晴  
故人攜手杖藜行  
拓窓已喜青山近  
秉燭相憐白髮明  
遠渚雲收看鷺立  
空林月落有鶉聲  
我來不見梅翁笑  
惆悵蓉城一夢清

這首詩是敘述黃梅泉自盡後，尋訪求禮雖欣見其弟石田，然而隱藏在‘我來不見梅翁笑’的悲傷是極為深刻的。

(7) 與蘭谷李建芳

「梅泉續集」一，在書中出現的第一封信便是「與蘭谷李建芳」，由其所載‘庚戌陰七月二十八日’的日期看來，可能是寫給蘭谷的絕筆信。因為距離他自盡的日期還不到十天。

“得不死 則又何必交相慮念也？”

認為幾乎是老來所罹患的病，所以連探病事實上都覺得麻煩。但這病的原因果真只是由於年老了的關係嗎？筆者以為對宗廟社稷的悲痛才是真正的元兇吧！

“世界日益氛霧 有時欲長寢無訛”

在不滅的貞疾中，日益猖獗的世界妖氣裡，黃梅泉算是將自己求死的心交付給了蘭谷。他也表現了對現實的不滿，認為新聞受到檢閱的束縛而無法揭露事實。



“舉世聾盲 如在混沌開闢中 俯心狂叫而已”

另外，此信所言事情有透過住在南原的前秘書郎寄送了寧齋集二冊，而且闡述自己比較過寧齋與農巖二人文章後的見解；把自己的文章寄給了愚堂尹令卻毫無回音，擔心搞丟了，還有掛念摩尼室稿是否寄給了滄江，是否聽說了滄江的近況。最後一直爲了因頸項僵硬很難低頭，所以才只寫了這些而感到抱歉。關於和農巖比較部份，梅泉有如下記載：

“寧齋嘗盛推農巖矣 今以兩家校之 其典雅委曲處 頗相似而精嚴縝密 農巖反有遜色。始知其所盛推者緊 出於資相近非豎降旆也。詩則尤相似 而情事之宛轉 寧齋似又有勝。蓋古今人不相及實非定論也。”

#### (8) 祭黃梅泉文

壬子(1912)八月七日，也就是梅泉黃公去世兩週年的忌日，此時靈堂也將撤走。朋友李建芳痛哭，欲訴悲傷之心情極爲懇切，然而由於身體羸弱、路途遙遠，一個人恐怕無法前行。因此作了下列文章郵寄過去，讓黃公之弟石田黃瑗在靈前代讀：

我性褻拙  
與世寡合  
一日晤君  
若響于答  
城西白屋  
木落風颯  
燈地酒闌  
談屑稠疊  
如花之數  
如電之燁  
君之文章  
豈余踵駘  
居然參商  
三十其臘  
時得玉音

喜極涕雜  
噫噫一夕  
天地崩塌  
崔盧拜庭  
尾搖耳帖  
惟君慷慨  
隕于一敵  
星月其潔  
天香其浥  
烈烈之氣  
垂于萬劫  
嗚呼君乎  
偉矣樹立  
獨此之生  
胡然不湓  
匪孤匪烏  
罹此百跲  
有汗泚顙  
有淚盈頰  
尚君哀之  
少留去蹀

(9) 黃梅泉墓

梅翁久作道山遊  
宿草荒墳石逕幽  
徑欲相攜人不見  
鳳城山色望中愁  
大地茫茫劫正闌  
西臺日落墓江寒  
祇今筆下愁無土  
但畫春風莫畫蘭

鄭所南在宋朝一滅亡便改名爲思肖，字憶翁，是位緬懷宋朝的忠貞義士。現在因已變成他人的土地，所以既不畫蘭也不繪土，

將其強烈的內心世界比喻為梅泉。

### 3. 對呂士薰的愛

#### (1) 呂士薰哀辭

按『蘭谷存稿』卷九所記載的「呂士薰哀辭」如下：

“呂君南燮 字士薰 世居 崧陽之豐谷。幼從塾師學 甫冠 念鄉居僻陋 有遊學四方之志。聞李侍郎 寧齋先生當甲午 變後 引義講學摩尼山中 乃負笈往從之。至則先生已沒且葬 矣。”

由此段文章可知，當呂士薰得知寧齋在甲午國變後引義不出，於摩尼山中講學的消息，即刻前往江華欲與之修學的渴望，同時也可以看出由於寧齋的死，帶給呂世薰一次晴天霹靂的打擊。

但是看到寧齋家中藏書如山的他，直說光是這些遺書以及拜學於耕齋就足以為己師，於是就那樣按坐不動，決定不離開了。如此一來，士薰透過耕齋認識了從弟蘭谷，最後跟隨了長他十八歲的蘭谷，受到耕齋和蘭谷的關愛。

士薰的求學欲望是極為強烈的，蘭谷在寫他的哀辭中，有這樣的追憶：

“上與耕齋鄰 下則通於書樓 每日盥櫛已 手一卷 端坐竟 晷下輟。遇有疑起就耕齋 質之 未遽解 輒覃思精研 不徹 則不止也。至夜分 耕齋倦而睡 睡而覺 聞雞鳴喔喔 而隔 燈 猶熒然 從窓隙 窺見士薰 尚擁衾手書 就燈下 頭觸 案 閣閣有聲。”

像這樣從黑夜到破曉，堅忍不拔、努力不懈，必求甚解的氣概之餘，他所談的書約十數種，其內容也全部通曉。雖然他如此熱誠地求學，但想起父親的辛勞，終究也返回父親的身邊。由此可以感受到他在追求自己的成就與對父親的孝道，兩者掙扎的痛苦。煎熬的掙扎之餘，最後還是選擇回到父親身邊的士薰，他的模樣再怎麼看都像是蘭谷本人的，無法與人訴說的掙扎。一年一兩次撥冗前來的士薰，有一天對蘭谷說：

“文章一技耳。士之有志 豈爲是也？顧不學則鹵莽 不能不資識於書耳。”

蘭谷明白了他的意思。因此，兩人的心眼猶如鈎鉉懸繫般相通了。蘭谷明白其意不安於文詞般地微不足道的。蘭谷將平常疑竇的事告訴士勳，會欣喜雀躍地說：

“士薰 又躍然喜 曰有是哉！吾固疑天地萬物之本 不在聲色臭味之末也。”

透過與士薰的問答，蘭谷驚訝於他高深的領悟力。比起雕蟲小技的文學，爲了更高層次的國家民族的將來，其意念更是燃眉；蘭谷亦是意氣相投，對士薰的愛與期待也就更大了。

乙巳(1905)冬天，日本使臣率軍隊入城，要脅締下條約。士勳爲此事前來與蘭谷會面，潸然流淚說：

“天下事遽至此 將奈何？”

言畢，蘭谷說：

“顧亭林有言 國之興廢 士與有責焉 子今年少聰明 盍遊於域之外也？”

交談如此的話語。事實上，士薰躊躇的理由有二，其一乃不忍遠離父親的孝心至誠，同時也沒有離開的準備。

但最後還是取得父親的允諾，並從參書官李敏應處得到路資的支助，與蘭谷餞別後便離開前往上海。「送士薰」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士薰到了上海後，因爲犯了大錯，無法續留，自己也不準備繼續住下去，於是搭了商船歸來，此時爲丁未(1907)冬天。蘭谷看到返回的士薰，如此地安慰他：

“行吾志者義也 行而不能達者命也。”

由此可以看出江華學人們重視動機論的傾向。爲士薰打氣地說，其結果成不成是命運，非人所能左右的。蘭谷爲了幾次的不得意，自己就因此不知喝了多少杯的苦酒了。

由當時士薰的表情，蘭谷看得出來他對命運有著不可言喻的恨。本來就身懷病痛，鬱悶嚴重時臉會變紅且腹絞痛，忽冷忽熱的舊病忽然發作，只好就近到李敏應的家去打擾了。那時士薰和

蘭谷的長子琮夏爲鄰，一起親近地度過幾些日子，然而他的病終究無可救藥，終於在己酉(1909)五月撒手歸西，享年三十一歲。

## (2) 送士薰

自愛幽居水木清  
 儒冠從古誤平生  
 兼旬病起驚春晚  
 落日傷神送客行  
 海闊人隨孤帆影  
 路長驢蹇暮鍾聲  
 殷勤記取臨岐語  
 但務真心莫近名

蘭谷寫這首詩時，正是士薰步上外遊(事實上是流亡)上海的旅途，但是何年可由「呂士薰哀辭」中看出端倪的。

“余爲序其行而送之 既而 余遭大故 士薰行到仁川 聞之  
 遽乘輕舸 渡海唁余 一宿 而發 遂附輪艦 赴上海。”

上文中的大故應該是指其母青松沈氏的逝世，而沈孺人病故於乙巳年二月初二(蒼園文錄六，摩尼室李君墓誌銘)，故上文“兼旬病起驚春晚”指的是因失恃的悲傷所引起的病痛，約有二十天左右，所以好像若不是該年(乙巳)二月最後一天，就是三月初。在乙巳年被迫簽下條約後，士薰和蘭谷噙著眼淚，悲憤至極，在談判儒生的將來時，也提到了外遊之路；至少是乙巳冬天以後的事，所以也可能是次年春天左右。好像也因記憶錯誤造成記錄錯誤。未能目睹而虛度的美麗春天已是晚春了。在夕陽時分與心愛的弟子(小十八歲，視如己出的弟子)永別的蘭谷，內心淡然地只丟下“傷神...”這句話，但兩個齒音(指傷神的發音/sΔŋsin/的S音是齒音)卻散發著刀割般的悲痛。茫茫大海與孤帆中，瀰漫著士薰遠離的危險、孤愁；漫漫長路中，驢子的腳跛又激起了悲傷。“路長驢蹇暮鍾聲”是描寫蘭谷想到離開後的士薰在路途上所受的辛勞、倦累而引發憐憫的想念。最後一句“但務真心莫近名”則是蘭谷給士薰的一生之座右銘，表示真實無偽的精神姿態。此外，蘭谷存稿卷三的序錄，序一開始的「送呂士薰北遊通州序」

事實上應該就是蘭谷所謂的“余爲序其行而送之”，卻以詩來抒發其情感不就是這「送士薰」？

另外，還有如后這首詩也記載於「蘭谷存稿」。

### (3) 與呂南燮

山雨霏霏晚濕衣  
松陰一徑轉更微  
窓問窸窣知蜂鑽  
簾外呢喃見燕歸  
半世無聞慙我拙  
英年幼學似君稀  
他時莫忘購經志  
會看桐花萬里飛

山雨紛飛的日暮裡，濕透了衣襟，獨自走著的這條小徑更加朦朧起來了。這是對南燮的思念，極爲悽絕。在蜜蜂嗡嗡作響的寂靜中，唯有那簾外燕子的呢喃。在這樣的情境裡，驀然回首，贊嘆充滿活力、充滿求學企圖心的南燮爲“英年幼學似君稀”。鼓舞他在貧窮中買書閱讀的意志，最後一句是祈祝他能以靈鳥桐花鳳的姿態，振翅飛翔萬里。似乎是暗示他能替代已經無法飛翔的蘭谷，也似乎將他看作是可以扭轉、光復失去那飛翔能力的祖國之重要角色。蘭谷對南燮的期待是那樣的大。

### (4) 送呂士薰北遊通州序

這是爲了激勵前往通州遊學的呂士薰所寫的文章。由於參事官李敏應的幫助，呂士薰終能步上通州遊學之路。這篇文章深懷蘭谷對動機論之純粹性的志向。由於江華學人慣有的心態便是只看對國家民族有無志向，而不把事情的成敗視爲問題，所以說更加重視士薰的此行。蘭谷一邊諄諄告誡呂士薰，同時也算是在自我沉著。

“語曰有志者事竟成 其信然耶？”

這是蘭谷首先想出的疑問。因爲自他懂事以來，就他所見所

聞中，有十之八九是有志而無成的。

當然沒有意志絕對不能成事。那麼事情的成不成端看意志的有無？有意志卻無法成就大事已是人間一大悲哀，而只看到不成的結果就認定那人連意志都沒有，就這樣將那人與其意志完全抹滅掉的誤解更是天下極至的悲哀。他認為那些由於事情的不成就連其意志也抹殺掉的誤解，並不會毀其人之心志（精神與良心）。故他有如下言詞：

“士患無志耳 又何患於沒而不著哉？”

這句話是說雖然意志無所成就，像諸葛亮、祖逖、宗澤之流懷恨而死，其忠義成憤不也在宇宙間大放光芒？可以看出他這樣地為自己打氣。但他又說：

“遂簞落無成 而顛毛已種種矣 宜其謝絕人事 不復掛諸胸中 而獨自念生值國家多故 數十年間 外訐內擾 事變不一而馴至於今。”

雖想擺脫所有的痛苦，乾脆閉上眼睛忘卻塵事，但他做不到。這是因為數十年來國家多難，使他無法置之度外、袖手旁觀的緣故。於是他想到這樣的原因：

“究其故 不獨國勢萎弱 以致之 殆由當事者往往失期 債事 自趨於覆亡而不之省也。余 是以感債 痛恨 不能一息忘也。雖然 不惟人無知者 即家人父子未必知余之志也。因念天下之士 抱利器 思欲得當以自暴 卒之 不遇於時 遂湮沒者 不為不多矣。夫其人之不遇 奚足道哉？以其人之不遇 而致國家用匪其人 以至於失機。債事 而陷於危亡 此吾所以不能不為之悲也。”

事實上，蘭谷傷心的原由正是因為無法讓人發揮其才能，使得國家錯失良機、搞砸事情，最後終於走向亡國之路。這裡也包含了蘭谷對呂南燮的期待，因為他相信呂南燮是可以拯救國家於危亡的人物。蘭谷之所以如此相信呂南燮，也是基於曾經因他的一句話而有所感動的：

“天下士要當為天下惜耳 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者 由其不能忘也。安有志士 而忘天下事哉？”

覺得士薰的這句話很了不起，認為他的意志很悲壯，記下平常所感受到的，當作是餞別的禮物。其中有言：

“子往而學焉 以廣其見聞 而志益不懈焉 則其成也可期矣。學成而返 其將有所遇而暴之歟 抑將不見知而沒之歟 是未可知也。雖然 吾於子有厚望矣。今國家之憂日棘 其或能待子而少息肩乎？”

這是鼓舞南燮，期望他有所成的一段話，也是爲了減少對國家的憂心。因此再言“喜其遇，而悲其不遇者不在於一身，在於國家盛衰，此固志士之不能果於忘也，庸詎知士薰非其人乎？”最後又反復說：

“士薰乎！士薰乎！勉之哉！志不在於一身 在於國家！”

記下本身的悲哀，同時祈求士薰的成就。

#### (5) 『自省錄』序

這是蘭谷附於呂士薰的『自省錄』上的序，但卻將很謙虛、很殷切地期待士薰的回函能使自己醒悟的意願附於文末，是一篇很有意義的文章。

首先指出叔孫狗所謂的三不朽，就此又特地論述歐陽修聖賢的不朽，同時指謫自秦漢以來，許多作家的作品文句優美、言語工巧，卻如同草木的花兒在風中飄逸、鳥兒悅耳的歌聲掠過耳旁般地消影無蹤，剩下百分之一二也不到，這是一大悲哀。

唯有以文章中所謂的立德、立功爲基礎才值得傳於後世，然而世上不知有多少僅以文句的優美與言語的工巧就揚名文苑、藝林，千百世不朽的文章啊！隱居山林的隱士，他們所隱之大德與不爲人知的行實都足以不愧於聖賢的教誨，可是由於不屑文句語言的工巧，因此後人無從得知他們的品德行性，最後他們就那樣像是被埋進黃泉的人一樣，消聲匿跡了。

“有德者未必不朽 而能言之士或得以僭於名也 顧不重可悲歟？”

他殞命後，終於立即再回歸自我本然之貌。

“雖然 彼潛德晦行慕爲古聖賢之學者 苟欲與操觚之士 爭



工拙於行墨間 而薪成一藝之名 則宜有過之者 無不及焉 而終不以此易彼何也？豈有進於文章言語之工 而名之傳不傳 非所尚歟？

嗚呼！名之傳不傳非所尚也 則又奚以不朽爲貴 而泯滅爲悲哉？”

內容是說專心於聖賢學問的人應該對於文章言語的工巧，或是名聲的傳不傳都不會在意，然而若真不在意名聲的傳不傳，又怎會無法超脫不朽與泯滅呢？這段話可以說是在告誡士薰應該連泯滅與不朽都要超脫，同時也警惕著自己。

蘭谷隨即又指士薰說：

“夫德言不可以垂後 而必資於德 此古人所以不朽 而士薰之切於省身可謂得其本矣。”

他在高興之餘，覺得該說些什麼冗詞贅句方能心滿意足。不過，他未鬆懈了鼓勵、穩定士薰之意。

“然 士之能無求於世 而志乎古之學者 退而究其中 或不能無好古近名之意以累之 非謂士薰之志然也。雖以歐陽子之賢悲夫世之同生同死 而泯滅無稱也 則其志之不能釋然於名之傳不傳可知也。

概不能釋然於名傳不傳 則又惡能不爭工拙於行墨之間 而薪成一藝哉？若余之荒嬉無聞視世之一藝成名者 尚不能無媿 又烏可遽語其上哉？

雖然 求古之聖賢 所以爲己者 不在於文章言語之工 而反有不屑焉 此吾與士薰之所當深思 而究其故者 書以遺之 俾士薰有以復我 而警我 則幾矣。”

“究其中 或不能無好古近名之意以累之”是指在隱密的內心怕或許有好古近名之累，同時他安慰士薰並不如此，也提醒士薰說爲己之學的讀書人們對於熟練文章言語工巧並不認爲有什麼大不了。這些並非士薰一人要留意的，而是兩人要共同留意的；要求士薰深思熟慮回覆有關自己文章的信。

由於內修要比文詞更費思，所以江華學人對於文詞常認爲沒什麼了不起。

### 三、結語

蘭谷李建芳是王子當中以好學聞名的德泉君之後裔。肅宗、英祖時代，在老少紛爭的漩渦中受盡折磨的這個家庭，終於在乙亥獄(1755)以後，由於受到北谷李真儒的連累，他的祖先，特別是匡鼎、匡師、匡贊、匡顯等人都分別在獄中含恨而死。他們傑出的才能、滿腹經綸和抱負連發揮的機會都沒有，大部份是從五十歲左右，也正是思想學問最豐富的時候開始，到他們生命結束為止。

但是這悲慘的刑罰反而帶領他們到更高的精神世界裡。他們脫離現實的繁華世界，開始在霞谷鄭齋斗(1669—1736)的門下學習陽明學，將陽明學的精髓研究、學統注入血統裡，接著深入父子、叔侄、兄弟、堂兄弟間。其家學淵博，出了肯翊、令翊、忠翊、勉伯等有名的學者，與在丙寅洋擾中以七十老驅自盡的是遠、止遠兄弟；以及無法忍受國恥的悲哀，最後剩下骨灰自流亡生涯歸來的建昇；和支撐巨浪般的唯一支柱建芳，視為光復祖國堡壘的他留在祖國，以心學提拔後學。從他們在國家危機當前而結束生命的舉動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淨化良心的學問力量是多麼的珍貴。

建昌、建昇(兄弟)與建芳(堂兄弟)因為厭惡見到甲午國變，所以彷彿如在高地的旗幟，事先透視到被玩弄於他人手中所推展的無謂改革，隨即將來臨的乙巳條約與庚戌國恥的波動。

本文中首先介紹了蘭谷的家世背景，以及與梅泉兄弟的相識，與梅泉的相互關愛、欣賞；接著則介紹了蘭谷家和呂士薰的際會，以及蘭谷對呂士薰的關懷與期待等。